

例言

自學制革新。於初級中學之國文科。應取何種教材。說者紛紜。莫衷一是。有主用古文者。亦有主用近世文或國語文者。其實文章之妙。在乎精神。不在乎形式。儘可自由採擇。不必加以制限。惟是古文總集。坊棧已多。選購一二種。已足誦習。而近世文與國語文。名作有限。專集無幾。其散見於報章雜誌者。又東現一鱗。西現一爪。非加之剔擇。薈萃成編。則不足以饜學者之求。此本書之所由輯也。

本書所選。皆當代名人之作。以關於論學術論宗教者爲多。其專涉某種主義者。雖學理精深。議論弘闢。概從割愛。何者。爲學之道。自有徑塗。未可纖等。如欲談馬克司主義者。須先有經濟之常識。欲明柏格森學說者。須先有哲學之根

基。否則對之茫然。轉失文藝上之興味。且此種學科自有專書。故不取焉。本書凡分甲乙二種。每二十篇爲一輯。凡若干輯。文言入諸甲種。名近世文選。語體入諸乙種。名國語文選。曰甲曰乙者。係區別之辭。非等第之辭。讀者幸勿誤會。以爲抑語體而揚文言。

本書凡遇同類之論題。必集若干篇於一輯之中。雖或難。或解。或爲人辯護。或自寫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讀者於此。可以增進邏輯上之學識。

書中標點符號。悉仍原稿之舊。其有著作年月者。亦保存之。以便讀者明瞭作者某種之論調。蓋爲某時期某事項而發也。

本書排印。雖細心校勘。然烏焉亥豕之誤。仍恐難免。惟望讀者逐時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更正。

近世文選第一集目錄

中國學術要略	孫德謙	一
禮論	吳虞	六
讀荀子書後	吳虞	一六
消極革命之老莊	吳虞	一九
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	吳虞	二二
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	吳虞	二六
管老學說之比較	何惟科	三一
諸子無鬼論	易白沙	四一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胡適	五五

評胡氏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繆鳳林……………六三

說周官媒氏奔者不禁 劉善澤……………九二

詩三百篇言字解 胡適……………九四

論批評家之責任 胡先驕……………九八

論戲曲與社會改良 華桂馨……………一三

與陳獨秀論文學書 曾毅……………一八

與章行嚴論政治與歷史書 陳嘉異……………二五

答陳嘉異論政治與歷史書 章士釗……………二七

與章行嚴論厭世書 李大釗……………三一

答李大釗論厭世書 章士釗……………三九

與陳獨秀論孔教書 傅桂馨……………四一

近世文選第一集

中國學術要畧

孫德謙

我中國之學術其廣博也哉。溯自書契既作。文字肇興。其後百家學術枝分派別。各崇所長。以明其指。蓋無乎不備矣。昔者司馬遷作史記。特傳儒林。所以述儒者之說經。自有淵源也。至後漢擲立文苑。元修宋史。又別出道學一傳。凡此皆以闡明學術。非第僅記一人詳其實已耳。然三者以外。一切學術。則概乎未之有聞。且如史家之學。有父子世業。如遷固延壽是也。有私家撰者。如蔚宗承祚是也。有設官監修。如唐以後諸史是也。並可依類爲編。申明家學。而載筆之士。迄無專錄。此非其憾事哉。余往者。嘗有志爲中國學術史矣。茲事體大。未敢操觚。率爾今撮舉綱要。以著於篇。其諸閱嗜古之君子。亦有樂乎是與。昔孔子聖德在庶。不能得位行道。歸而刪述六經。將以爲萬古治法也。遭秦滅學。刮語燒書。而學者秘藏之。多置之山巖屋壁。及漢興而書稍稍出。又爲設立博士。其通經之儒。易有施孟梁邱。詩有齊魯毛韓。書有夏侯歐陽。禮有高堂生。大小戴。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咸能治其章句。究其微言大義。中國於是乎有經學。六書之制。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始造於伏羲。而大備於倉頡。

厥後史籀所作。謂之大篆。李斯所作。謂之小篆。秦時復有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徒隸者也。至其言字義者。則有爾雅。言字形者。則有說文。言字音者。則有聲類。其流別在此矣。中國於是乎有小學。史官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是故隋志有言。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子長氏之撰史也。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誠不愧千古良史哉。孟堅而後。或斷代爲書。或編年爲紀。劉知幾獨歸重二體。蓋謂後人無能越其範圍也。中國於是乎有史。學書錄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而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是地理者。古所重也。故自山海經以下。周處則爲風土記矣。楊孚則爲異物志矣。其他張華神異之注。師知聘游之錄。無不著有專書。攷之隋唐史志。殆不可勝舉矣。中國於是乎有輿地之學。劉向校理中秘。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遂成別錄二十卷。子歆繼之。更造七略。班固因其書。爰刪輯略。而名之爲藝文志。自是以降。王儉阮孝緒。並有撰述。至唐人分立四部。後世奉爲不祧之祖。其實則昉自晉秘書監荀勗。蓋勗據鄭默中經。別著新簿。始取甲乙部目。總括羣書。創通其例者也。中國於是乎有簿錄之學。三代鼎彝。與歷朝碑刻。傳於今者。正復不少。彼不知者。徒取爲玩好之資。其知之者。則以爲足證史籍。聞之宋趙明誠。

云。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悉載於史。傳諸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其牴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後人之手。不能無失。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則金石者。可以糾史之謬者也。自歐陽文忠爲集古錄。順流而作者。實繁有徒。中國於是有金石之學。周之盛時。學統於官。天下所以同文稱治也。東遷而降。天子失官。私師並起。儒墨道法。以及縱橫小說。各自名家。論其要歸。皆六經之支與流裔也。雖末流之弊。儒家失之。遠離道本。道家失之。絕去禮學。墨家則推兼愛之意。不知別親疏。法家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其縱橫諸家。莫不有然。顧其各引一端。馳說諸侯。皆思本其所學。出而救世之急。故班氏有曰。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畧。中國於是乎有諸子之學。古之儒者。孟子言仁義。荀子言禮。固各有其宗旨。萬變而不離者也。漢則董子以正誼明道之說。救正人心。唐則韓子以仁義道德之說。攘斥佛老。是皆有功於衛道者也。宋儒繼起。周子言止靜。程子言主敬。蓋將上接洙泗之傳。而學者亦有其從入之路。南渡後。朱子紹周程之統。而立說爲尤詳。同時有陸象山者。偏於尊德性。與朱子之道問學異。其失也。或流於禪。一言蔽之。皆天人性命之微也。中國於是乎有理學。語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故孫武吳起之書。至今猶存。語其大要。任宏序書。蓋嘗言之矣。權謀者。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勝者也。陰陽者。順時而發。推

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綜是四者。兵家之道。不外乎是矣。中國於是乎有兵學。醫家之祖。託始神農。古者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神農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及黃帝。則與俞跗岐伯。研討益精。今所傳內經素問。是其遺製也。迨後治傷寒者。則稱漢張仲景。論脈訣者。則爲晉王叔和。此外小兒經。養胎經。療婦人產後雜方。見之著錄者。亦足徵唐宋以前諸科。悉備矣。中國於是乎有醫學。昔有熊氏之世。帝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敍五事。命鬼史藍占星。闢苞授規。正日月五星之象。自此有星官之書。又命羲和占日。尙儀占月。車區占風。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命隸首作數。知天文占驗之學。肇端於此。戰國時。鄒衍。乘邱。杜文公等。號爲陰陽家。然觀之班志。則以歷譜五行諸目。次之數術略中。將一則虛論其理。一則實徵諸事。自不同科乎。中國於是乎有術數之學。佛經之入中土。始自四十二章經。漢桓靈時。安息國沙門安靜。月支沙門支謙。天竺沙門竺佛朔。並爲翻譯。逮晉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譯之。部數最多。說者謂佛教東流。至此爲極盛焉。道流者。其初黃老莊列之言。清靜無爲。欲以措之治術者也。亦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矣。盧生。李少君。則言服食矣。張道陵。寇謙之輩。則又言符籙矣。自杜光庭以來。至近世黃冠。獨言經典科教。不

免去古愈遠。然此二氏其流傳浸廣。實與吾儒角立而並存。中國於是乎有釋老之學。詩有六義。其一曰賦。楚臣屈原離譏憂國。作賦以刺當世。有惻隱古詩之意。其徒宋玉。唐勒。景差。和之。劉彥和所謂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者也。漢則司馬相如。揚子雲。競爲豔麗之詞。而曲終奏雅。深得諷諭之義焉。以文選言之。或述都邑。或誌江海。或攻音樂。或評文辭。固各有攸長矣。詩者所以感物吟志。堯有大唐。舜有南風。由來者遠。漢初爲四言。至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王。徐。應。劉。皆慷慨任氣。磊落使才。迨正始明道。詩雜仙心。江左篇製。則溺乎玄風矣。有唐之世。以詩賦設科。羣士嚮臻。彬彬稱盛焉。中國於是乎有詩賦之學。文章爲不朽盛業。故古人處世。其達而在上。則爲章表奏啟。以規諫時君。苟不得志。則抒所見。作爲論說。與碑誌有用之文。並欲留貽天壤。使不致姓名磨沒耳。間嘗覈其體製。大抵所歸不出駢散二者。駢偶之辭。以六代爲極軌。鋪采詠之比興。鍊字通乎倉雅。氣韻雋逸。則其美也。自昌黎創爲古文。而承學之士。趨重單行。亦自持之有故。乃必是此而非彼。斯烏可哉。夫駢散俱有專長。不可偏重者也。中國於是乎有辭章之學。詞者詩餘。梁武帝江南弄。陶宏景寒夜怨。陸瓊飲酒樂。徐孝穆長相思。已具詞體。至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其繁情促節。長吟遠慕。遂使前此諸家。悉歸環內矣。兩宋詞人。細密如耆卿。豪放如東坡。用律精審如美成。琢句警鍊如邦卿。各擅其勝。雖至文正之忠義。文山之節烈。亦優爲之曲者。遠

本古樂府而爲詞之變。復有南北之別。金元之際。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其尤著者也。中國於是乎有詞曲之學。由是觀之。我國之學術。豈不廣博而無乎不備哉。嗚呼。今天下學術衰頹。誠有岌岌可危之勢矣。學校廢。經羣籍真可束閣。其猖狂無忌者。抑復造爲新說。將我國舊有文字。與夫名教綱常。使之掃地而皆盡。秦政焚坑之禍。不謂及吾身而親見之。可不懼哉。雖然。自來絕續之交。必有一二人焉。爲之守先待後。作砥柱於中流。法言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然則聖道復明。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者。其在斯乎。今者老師宿儒。猶未盡亡。中國相傳之學術。豈無博覽多聞。而以繼往開來爲己任者。彼謬妄者。流雖使竭盡其力。從而詆毀之。摧殘之。亦豈遂至於漸滅哉。世有希向學術者乎。願取如上所述。或兼治焉。或專精焉。相與發揮而光大之。此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禮論

吳虞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李宏甫注曰。『無爲也。而亦無爲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爲而實無爲。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爲之。而且有必爲之心。是上義也。』

舜禹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至於失義而禮，則所以爲之者極矣；故爲而不應，則至於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禮運鄭康成注曰：「大道謂五帝時也。」天下爲公，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天下爲家，傳位於子。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樸之本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能用禮義以爲治。「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是謂小康。」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爲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孔穎達疏曰：『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爲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明不世諸侯，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黜四凶，舉十六相是也。干戈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天下爲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爲家也。禹爲其始。五帝猶行德，不以爲禮，三王行爲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爲禮」也。其時謀作兵起，遞相爭戰，禹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據李宏甫、鄭康成、孔

穎達之說，則老子所謂道德，乃指三皇五帝之世公天下而言，確有所指，非如謝无量所謂『僅爲仁義未起以前之狀態』而已。老子所謂仁義禮，即指三王五霸以來家天下而言。其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即指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之世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者，皆家天下之君臣，故莫不謹於禮，而以禮爲人君之大柄，僅得小安，失之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賊亂作矣。故必用禮爲紀，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然不知道德之本，各私其私，而陳恆齊簡之君臣，晉獻申生之父子，鄭莊叔段之兄弟，魯桓齊姜之夫婦，終不絕於世也。則禮之爲用末矣！

文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澀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王介甫禮論曰：『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耆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踣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豈若使人無盜心哉？（韓非曰：『古之讓天子者，是去

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厚薄之實異也。』蓋大同敦樸，君與民近，故禪授而弗矜，小康浮薄，君貴民賤，故爭鬪而勿絕。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也。』英布曰：『欲爲帝耳。』是其證也。』故知其無所用，雖貧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又曰：『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害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禮；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仁；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故曰：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又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僞。』又曰：『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又曰：『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夫文子者，老子之弟子，其分別道德仁義禮智之高卑深淺

與其弊之所極，可謂至明白矣。是故道家則貴道德，莊子言道德，非薄仁義，是也。儒家則主仁義，孟子專尚仁義，而不及道德是也。其次如荀卿，則一切本諸禮，最後如荀卿之門人李斯韓非，則以智術爲尙而專用法；（吾國法家所立之法，不過命令而已，與今世之所謂法律由議院議決者不同。）而吾國專制之禍，於是益烈矣。蓋自禮運以禮爲人君之大柄，荀卿隆禮義而殺詩書，成相篇曰：「治之經，禮與刑。」王制篇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唐律十惡大不敬條疏議曰：「禮者敬之本，敬者禮之興，故禮運云：禮者君之柄。」而儒家所主張禮樂仁義之真義，亦可睹矣。

隋書禮儀志曰：「自大戎弑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俗凋敝，仲尼預蜡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采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葉靡舉，鴻纖并擯。漢高既平秦亂，枚賞元勳，未遑廟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微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漢書叔孫通傳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使羣臣肄習。會羣臣朝十月，謁者治禮，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

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之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譁謔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是則今日之禮，據隋志言之，更非文武洙泗之舊，僅采秦氏尊上抑下之旨。於是叔孫竊聖人之號，漢高知皇帝之貴，始溺孔氏之儒冠，終享孔氏以太牢。自漢訖今，滔滔不返，變本加厲，而其害酷矣。

司馬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根本；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倦倦也。」蘇明允禮論曰：「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擧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異於

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而已，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以至於今。」

（此卽有子『其爲人孝弟，則不犯上作亂』之意也。）蘇子瞻始皇論曰：「聖人憂民之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揖讓升降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呂東萊曰：（經義考『周禮』引）『朝不混市，野不逾國，人不侵官，后不敢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僭天子之制，公卿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

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寸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禮之精意，從此求之。）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此道德，乃指世俗所謂忠孝節義之道德，非道家所謂之道德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以覲覲，賤不亢貴，卑不踰尊，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寸之內，（法度分寸，即指尊卑貴賤上下之階級等差。）志慮不易，視聽不二，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禮之作用如此。制禮者用心之深遠，魄力之偉大，吾亦不得不佩服之。）父召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觀司馬光蘇氏父子及東萊之言，雖未明道德仁義禮降失之次第，及禮之興於家天下之後之故，而於制禮者偏重尊貴長上，藉禮以爲馴擾制禦卑賤幼下之深意，則已昭焉若揭矣。是故福澤諭吉之論吾國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者，所以調和民間鬱勃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也。』嗚呼！以福澤諭吉之言，證司馬，明允，子瞻，東萊之說，而後知聖人之嘉惠吾卑賤下民者至矣！宜乎晉人講老莊之學如阮嗣宗輩謂『禮非爲我輩設』也！

後漢書陳寵傳曰：『禮經三百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孟德斯鳩曰：『支那政家，合宗教，法典，儀文，習俗四者於一鑪而冶之，凡此皆民之行誼